



往事如昨

除夕夜值班饲养院

刘卿

那是1981年的除夕，爸爸独自在生产队的饲养院值班，这件事我记得特别清楚，因为我和二姐特意去饲养院接过爸爸。

上世纪80年代初，我们生产队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，村里决定把它一分为二，就这样，我们老二队分割成二队和三队，分别由爸爸和另一个伯伯当队长。

我爸爸老实敦厚，就知道埋头苦干，而挑头当三队队长的伯伯，则精明干练，雷厉风行，所以在没分队之前，他俩一正一副搭配得很好。但要分开了，爸爸就明显地暴露出了“弱势”。一开始自由报名时，爸爸这边就饲养员老李爷爷和保管员门伯伯铁铁地愿意跟随着爸爸。

妈妈说，也不怪大家都不乐意跟着爸爸，看看，三队把村西的饲养院还有场院都弄去了，我们这队就只能重新在离村二三里远的山里现盖饲养院，现夯实场院，还有但凡是精明一点儿的人都能看出，我们队的一等地明显不如三队的多……

好在到最后，本家的一些同样老实巴交、脾气相投的，都自愿或被动员靠拢了过来，爸爸的这一队总算成立了起来。

新生产队的饲养员当然还是老李爷爷，爸爸说他不仅懂牲口，还拿牲口当孩子一样摆弄，饲养院交给他一百个放心。只是，我们队新盖的饲养院离村有些远，老李爷爷岁数又大了，腿脚不那么利索了，回家吃饭就不方便，索性他就天天住在了饲养院。为这个，爸爸深感愧疚，偶尔家里做点儿好吃的，就让妈妈留出一些，捎给老李爷爷。老李爷爷整天乐呵呵的，用心摆弄着牲口，还很知足地说，他家里儿子媳妇也总想着法地做好饭带给他，他住饲养院里不仅没受“磕打”，反而能吃上双份的好饭。老李爷爷半夜也不忘填草加料，把牲口饲养得膘肥体壮的。

爸爸和全队埋头苦干一年，到了年底一结算，我们队的开支竟然是全村十一个生产队的第二名。老李爷爷高兴地说，跟着爸爸一点儿没错。

爸爸嘿嘿一笑，提前就跟老李爷爷打招呼了，说过年说啥也要放他两天假。老李爷爷却说：“咋了，人过年，牲口就不吃饭了？”爸爸说：“我来顶班。”据说他们俩争执了好几个来回，爸爸以自己年轻、健步如飞，喂完牲口也不耽误来回吃饭的优势，迫使老李爷爷放假两天回家过年了。

那年三十晚上，爸爸匆匆吃完饭，就又赶去饲养院了。他说，等拜年时他就赶回来了。

因为爸爸不在家，家里安静了许多。但妈妈说，爸爸即使值班去了饲养院，我们也要12点准时放鞭炮。哥哥领了放鞭任务后，可精神了，提前十多分钟就上院子里把准备好的鞭炮挂起来了，然后猫在外面，隔着窗让我们几个给他报时。我们也郑重其事地瞅着钟，一到了12点，马上就喊哥哥，哥哥立马就点上鞭，“噼里啪啦……”我在炕上一边捂着耳朵，一边蹦跳着，想：“爸爸听到了鞭炮声，应该很快就回来了吧？”随着我们家的鞭炮声，左邻右舍也接到了信号似的，“噼里啪啦”地都响开了。

妈妈抱进早备好的芝麻秸，在一口锅里烀上大个的芋头、金黄的南瓜，在另一口锅里烧水，就等爸爸一回家就下饺子。

芋头和南瓜熟了，水烧开了凉了又烧开，爸爸还是没回来。妈妈说饺子一定要等爸爸回来才能吃。

街上开始有人走动了，哥哥和大姐也急不可待地出去拜年了。我就想等爸爸回家吃饺子，看我着急巴火的样子，二姐突然说：“要不，咱俩去接爸爸？”

“好啊，好啊。”我痛快地答应着，跳下炕，一边把脚往新棉鞋里拱，一边就往外奔。妈妈在后面叮嘱：“走夜路小心点，快去快回。”

小村里，家家户户门外都亮起了红灯笼，明亮又温暖。我们三窜两窜就出了村。路一下子黢黑起来，风似乎也冒了出来，平日里走惯了的土路却高低不平起来，深一脚浅一脚的，我突然有点害怕还有些冷意，忍不住去牵二姐的手，她的指尖也传来一些抖……

我们小心翼翼地跑起来，还一边唠着嗑。二姐说：“妹呀，你说，好多年以后，咱们要是想起现在，会怎么样？那时咱们都应该长大了吧，又在干什么呢？”我说：“姐呀，等好多年以后，咱俩一定要一起说说今晚，不，应该是今早了。”在东一句西一句的拉呱小跑里，牵着手开始传递着温暖。

上了一个坡，又一拐，豁然看到了饲养院温暖的灯火，路一下子平坦宽敞又明亮起来。我们欢快地叫着“爸爸，爸爸”，人已经扑进了门里。

爸爸正在给一头小马驹添料。“急了？”爸爸扭头看着我们，笑盈盈地说，“你们老李爷爷说半夜要添料，马上就好了，咱们就可以回家了。”

回家时，我一手牵着二姐，一手牵着爸爸，两只小手都被温暖着。土路也感觉白亮亮的，没有了来时的黑暗。小村的鞭炮还在此起彼伏地响着，闪烁的光亮滑过墨黑的夜空，比星星还美。

我还一个劲问爸爸，“爸，你为啥要替老李爷爷值班啊？”“老李爷爷一年没得闲，过年了，还不应该歇一歇啊？”“你也一年没得闲啊？”“可俺是队长啊。”爸爸刮了一下我的鼻头。

回家的路短暂又顺畅，似乎说话间就到了家门口，在温暖的灯光下，弥漫的烟火里，我嗅到了饺子的香气……

大年夜借车

林红宾

年关近了，朋友魏隆进城办事，顺便找我玩耍，久别重逢，相见甚欢。魏隆道：“日子过得真如流水一样，又要过年了。没跟你说过，去年过年在我家里发生的一件奇事儿……”

魏隆的家濒临路边，便利用天时地利，开了个小商店。除夕那天吃过晚饭后，天空飘飘洒洒下起了小雪儿，从外面走进一个陌生汉子，憨诚地笑笑说：“我在外面办事，本想傍黑天赶回家，谁知乘车到了北面的小镇，司机不开了。路上别说车辆，连行人也少见，没法子，只好步行七八里来到这里，见你的店开着，就进来了。”魏隆问：“你是哪村人？”汉子说：“南面柳林铺村。”魏隆说：“这儿距柳林铺足有40里，恐怕你赶不回去了。”

魏隆热情地张罗汉子坐在炉旁，随口问道：“柳林铺有个叫柳雨亭的人，你认识么？”汉子说：“他是我叔，在镇中学干校长，你知道他？”魏隆说：“他是我高中同学。”汉子一边烤着火，一边瞅着旁边那辆崭新的飞鸽自行车，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儿。

外面不时传来爆竹声，汉子听了有些坐不住了，无奈地说：“大叔，看得出你心眼好，能否把自行车借我一用，这样我就能赶回家与家人团圆了。”魏隆打了个愣怔，压根儿没料到他会提出这个要求，汉子诚恳地说：“我叫柳远林，额角上有块疤，最好辨认。大叔你尽管放心，明天上午11点，我一定准时来送还。”魏隆打量了柳远林好半天，觉得他是个老实人，这都大年三十晚上了，便答应帮他这个忙。

不一会儿，魏隆的爱人回来了，听罢事情缘由一个劲地埋怨：“你傻呀，把刚买的新车借给一个陌生人，现在社会上的骗子，都有一套骗人的伎俩。”让爱人这么一“点拨”，魏隆的心也烦乱起来。

一宿分为两年，除夕连着初一。天刚放亮，魏隆就去给父母、乡亲拜年，等一一拜完了，也好晌晌了。他和爱人赶紧回家，一边看电视，一边望眼欲穿地等着柳远林的到来。过了11点，柳远林没来。又过了半个小时，仍不见踪影。

于是，魏隆带着心事出门转悠，看看手表，哎哟，12点啦！柳远林还是没来，他不由得火冒头顶，坐立不安。恰在此时，柳远林风尘仆仆地赶来，一进门直赔不是，并从提包里取出一瓶茅台酒，说要与魏隆喝几盅。魏隆嫌对方不守时，面露不快，抱怨了几句。这时，柳远林从衣兜里掏出一张百元钞票，说：“按理说昨晚我应付给你押金，可当时我身上的钱全花光了。大叔，打扰了你们过年，再次道歉，这钱您收下。”言罢离去。

柳远林离开不到一袋烟的工夫，魏隆的岳父匆匆赶来。魏隆两口子深感惊讶：“大年初一就来了，有什么急事？”岳父长叹一声：“今天一大早，小孙子跑去给我拜年，在外面放爆竹，把手打伤了。我背起小孙子就往公路上跑，想拦辆汽车，可横竖等不着。在这紧急关头，迎面来了一个骑自行车的，他见孩子伤得不轻，就问我到乡医院有多远，我说有4里路，他看了看手表，说是要到前面村子送还自行车，约好11点准时赶到，如果把你们送到乡卫生院，再去还车肯定晚。不过，他还是二话没说把我们送到了乡卫生院。谁知到了乡卫生院，我又忘了带钱，是他替我交了挂号费和治疗费，然后就匆匆忙忙走了。我和小孙子回家后，赶紧找那个心肠好的还车人，听说这人到你们家来了。”魏隆说：“哎呀老爸，您早来一步就好了，他刚走了不大一会儿……”

乡村记忆

房檐下的年货

姜德照

过去的人，把年看得很重，进了腊月门就开始准备年货了，年味慢慢浓郁起来。这些年货一般是在集市上买回的猪牛肉、猪头、猪下货，从供销社购买的大鲅鱼、刀鱼以及宰杀的鸡鸭等等。买年货要早下手，接近年关恐怕就买不到了。早年没有冰箱、冰柜，买回的年货分别用塑料布包严实，一律挂在家里瓦房的屋檐下，一则屋外温度比较低，可以风干着，避免腐烂；二则猫、老鼠之类吃不到，安全。

小时候在农村印象最深的是“劳子干”，即老板鱼、学名孔鲤，过年吃这种鱼的人家很多。我奶奶多是提前买回家，洗净去掉鱼的内脏，拴上一根小绳，高高地挂在屋檐向阳的地方，风一吹，鱼就随风缓缓摆动，慢慢地就风干了，这是农村过年一道耀眼的风景。

农家人对鱼肉之类的年货，大多要算计着买。我那小脚奶奶，虽然没上过一天学，但过日子料理的账算得很精细，老人家好像对数字特别有天赋。比如，过年购置年货，奶奶早就计划好了：大年三十晚上那顿全家团圆饭，上桌的菜要有一条大鲅鱼，初二爷爷的几个老外甥来“出门”（拜年），这桌客酒菜必须丰盛点，得上大鲅鱼、炸刀鱼，还有煮的猪头肉以及大肠之类，后面的客相对分量轻点。不过，奶奶招待客人的菜，一般都是8个，荤素凉热皆有，大碗与盘子齐全。她最喜欢用炒猪肚、凉拌猪耳朵招待客人，而在这些菜肴中，主打菜就是“劳子干”。于是，我家过年前，屋檐下一般要挂好多“劳子干”。挂在屋檐下的年货，大多数要在腊月廿六七，拿下来上锅煮熟。这往往也是处理猪头、猪下货的时候，把烧红的烙铁在猪头上烙光猪毛，再放进大锅里煮烂乎。猪蹄子煮烂了，可以和猪皮一起打冻。这两天也开始杀鸡，大公鸡养了一年，到年底要吃掉。杀鸡可是个技术活，我家没人会干这活，伯父是个书生不会杀，我年龄小，不敢杀。那一年，爷爷破天荒要自己杀鸡了，我、伯父和爷爷三个人，满院子撵，好歹把那只大公鸡捉住了，爷爷抓在手上，动手杀鸡，在鸡脖子上用刀划一下，就把鸡丢在地上，结果过了一会儿到院子里去拿鸡，发现鸡竟然飞到院墙上，在那里叫唤呢！

腊月里把年货挂在屋檐下，当年在胶东农村随处可见。那时候生活虽然并不富裕，但很少发生挂在屋檐下的年货被偷走的现象。

